春秋 三
閔公
僖公 上

春秋卷第四

左氏傳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

齊人救邢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

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公穀作洛○落姑齊地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季子

公子友忠於社稷故賢而字之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齊大夫仲孫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使齊寧魯故嘉而字之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重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適子讓位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之比䷇坤下坎上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兄長之震爲足爲長男母覆之衆歸之坤爲母坤爲衆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後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國名移其國爲附庸也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名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夏吉禘于莊公速也魯禘僭也且喪制未畢故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諱之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齮音蟻卜齮魯大夫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曰闈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閔

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夷魯地僖公閔公庶兄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

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公子魚奚斯使請免死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于

兩社為公室輔（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繇音胄占辭成風莊公妾僖公母）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齊高子來盟（齊侯使高傒平魯亂貴之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莊子甯速玦示當決矢示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熒澤在河北)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言當先白神)乃先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言不可坐而待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公子頑惠公庶兄)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迎衛敗衆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其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篇名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細錦兩匹也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鄭伯惡其御而兼棄其衆異其文而譏之）鄭人惡高克（高克鄭大夫）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篇名）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皐落其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捨申生勿使往）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將上軍）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狵

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玉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玦如環而缺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奇怪非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狂夫猶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言君心寒薄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諗音審告也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言有功盖見害

春秋卷第四

春秋卷第五

左氏傳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

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公作陳後同○聶北夷儀皆邢地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揔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也有灾者分穀帛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不言齊人

殺諱之也

楚人伐鄭荊始改號曰楚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

于檉檉公作朾○檉宋地盟于犖犖即檉也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

師于偃偃公作纓○偃邾地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書敗於會盟之後責公棄信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犁穀作麗○酈魯地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水名費邑名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貶其與弒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李廉曰齊殺哀姜諸儒皆以為義左氏獨謂已甚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會後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下陽虢邑晉始見經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

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自少長於公宮）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鄍音冥冀國名鄍虞邑顛軨地名冀嘗伐虞至鄍）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能伐冀使病稱虞彊以說其心）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惡貪賄也）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必易晉

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公作貫澤○貫宋地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貂始貴寵漏洩軍事爲齊亂張本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徐人取舒舒國名六月雨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友穀作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不會陽穀故來尋盟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楚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

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蓋池在囿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illegible]齊楚遠不相干）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灌酒爲縮酒）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即許叔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完楚大夫召陵地名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

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名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轅濤塗陳大夫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

資糧扉屨其可也扉草屨齊侯說秋及江人

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

黃人伐陳書及微者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誤軍道八月公至

自伐楚○葬許穆公穆公作繆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冬

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

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後同○公孫茲叔牙子覇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侵與國自此始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春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夏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為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

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專寵則心變除公所美蓋指申生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地為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即前年十二月書春從告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寘薪於土雜而築之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

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蓋當時驪姬之謀已露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寧成風也子幼弱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止公穀作戴後同○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會大子以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美設樓櫓可存大名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

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間無異事復稱諸侯王世子不盟故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使鄭伯叛齊）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弦國名楚滅國之始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道栢皆國名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

我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虢仲叔皆虢君字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莊之族晉獻公從祖昆弟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民不易物以祭而有德則享無德則

(不享)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旂音芹戎事上下同服故曰均服振振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傅說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朝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醜虢公名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晉獻公女秦穆夫人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受王所命之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㊀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與屈人盟其不背已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幸親幸也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鄭以非時城新密故經書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此夷狄圍中國之始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伐鄭諸侯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武城楚地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衰經士輿櫬(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

子來朝郳黎來始得王命別封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將責以禮義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子文鬬穀於菟

秋七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穀作寧○甯母魯地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當貢天子之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

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子華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

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為十六年殺子華傳

曹伯班卒班公作般公子友如齊罷盟而聘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

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〇王人微者序諸侯上先王命也洮曹地

閏月惠王崩前年閏月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子惠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采桑地名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

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禮將葬以殯過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實惠王也有叔帶難今始告喪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作禦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遂走而退九年春宋桓公卒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魚氏子魚之後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孔稱周公天子三公不字葵丘宋地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

未嫁也子者繼父之辭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許嫁爲夫人亦書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言齊必有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甲子晉侯佹諸

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甲子公作甲戌佹公穀作詭殺公作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音丕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藐音眇小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及里克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始朝齊也狄滅

溫溫子奔衛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獻公既葬故卓稱君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弑在前年十一月經書今春從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令不及魯故

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鬪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差也賊害也）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

克是吾利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慕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

秋七月○晉侯改葬共大

子(共大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爲十五年晉惠公敗於韓張本)

冬

大雨雪(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冀芮即郤芮三子晉大夫）（不從謂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即前年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

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名武公周卿士）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公及夫人會齊侯參讖之也）秋（夏）（揚）

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

泉皐皆戎邑伊雒皆水名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

滅黃（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之都）秋七月○冬（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為二十二年召子帶張本）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督篤也）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辛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戍卒于周九月大雩○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公孫枝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

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百里奚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避淮夷遷都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夏六

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後同○鄫國名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山名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言既背秦施與糴無益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作率後同○牡丘齊地匡衛地公孫敖慶父子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夏

五

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 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諡伯字魯大夫展氏之祖父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

諸侯伐宋恃齊救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

戰于韓獲晉侯得大夫曰獲書獲貶晉侯也此晉秦兵交之始秦始見經晉侯之入也秦穆

姬屬賈君焉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且曰盡納羣公子晉武獻之族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

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

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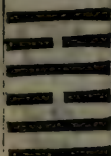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華山西嶽也解梁城在河北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卜人涉河侯車敗詰之侯者五等總名秦伯車敗以為不祥而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為己身秦象悔為他人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落其實則人取其材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秦伯之車三經敗壞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

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小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僨動也言馬狡戾憤滿則血脉徧身張動外有彊形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歷蓋晉用夏正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

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秦之鬭志倍猶未止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狎也言我有一國不可受其狎侮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

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音迓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髮反垂也拔舍草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令將晉君而西以踐孤突之夢不敢終執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弘穆姬二子登臺履薪示欲自焚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音問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

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婢子婦人之卑稱靈臺周之故臺自日上天四十七字古本無）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厚獲而歸）既而喪歸焉用之（恐夫入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反首拔舍以示重憂）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成和好也）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尹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已利）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郤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蓋名使迎己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卜大子圉代為君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改易與衆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州二千五百家 初晉獻

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衁音荒血也貺賜也歸妹上六無應故下刲羊無血上承筐無實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為西方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不能償其責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說音脫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之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處睽之極故曰睽孤

失位孤絶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通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數周必復易六位故知從姑六年而必通亡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及謂及今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職主也言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由於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食采於陰王城秦地秦伯曰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

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此即河外五城之地至是始歸之秦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

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作霣鷁穀作鶂○鷁音亦重言是月嫌同日宋人以為災告故書）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星陽物隕至地則化為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鷁水鳥遇風退飛）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玆魯多大喪（此歲季友公孫玆卒）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君問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三月壬申

公子季友卒稱字貴之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汾水名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淮水之旁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故也東略終九年宰孔之言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

夏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

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音韶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滅項

師滅項師魯師項國名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

自會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托會以告廟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好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掌食官

名巫字易牙共姬長衛姬易牙善烹飪故以滋味進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為共姬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內官有權寵者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有會字公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

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 中國無霸故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利故 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無虧既死諸侯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甗齊地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救四公子之徒

秋救齊

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秋八月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書人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菟圃衛邑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文公名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邢留獨言狄還

十有九年春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

嬰齊 宋暴弱故貶稱人滕子失地故名 宋人執滕宣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 公作

宋人○曹南曹之南也鄫子後期故執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睢水名次水旁盖殺人用祭以懼東夷使來歸已也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司馬子魚即目夷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小事不用大牲 若釁廟用羊釁門及夾室用雞之類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謂執滕子鄫子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因舊壘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

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冬下公有公字○地於齊齊亦與盟此楚與齊盟之始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城其邑而無民以居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也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本名稷門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從時謂隨壞時而治

夏郜子来朝郜國名

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公別宮也

鄭人

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

齊人狄人盟于邢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善成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踰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爲邢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夏大旱公欲焚巫尩尩音汪巫尩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脩築城郭則飢民得就食貶食省用務穡勸

分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者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言公貪欲大甚諸侯必不堪而生變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

伐邾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四國大皥之後故主其祀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邾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曰蠻夷猾夏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宜申楚大夫鬬氏獻宋捷也此楚大夫見經之始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 薄宋地 冬會于薄以釋之 宋公請䏁於楚之故也 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向公作昫後同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怒鄭至楚故伐之

秋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辛有周大夫曰伊川周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
徙之○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嬴氏懷嬴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
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
敢言遂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
逃歸○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孔云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
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

書及不言敗爲公諱之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顯明也思語辭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 蠭蠆皆螫蟲 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冬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違天天必不宥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敵已被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之後不鼓不成列敵未成陳我不擊鼓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耇者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不如早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

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音攙陳未成列也丙子晨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羋音弭羋氏楚女姜氏齊女鄭文公夫人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女器女子所御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享畢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後同○緡宋邑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盟于齊在十九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夷皆陳邑頓國名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言子玉不任

(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句)有幾(言不多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行夷禮故於卒貶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敏猶審也)

春秋卷第五

春秋卷第六

左氏傳

僖公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洩堵

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及疏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二叔夏殷之叔世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召

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鄭輔平王納惠王又有厲宣之親鄭桓公友厲王子宣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在姬姓諸國與周接壤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

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有子頹叔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惏同婪殺人取財曰惏）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秋七月○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鷸音律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今虞書大禹謨上下相稱爲宜○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

加禮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其失位也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食邑於甘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

處于氾氾音凡鄭南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穀善也不穀謙稱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為惠后所寵故云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得恐懼脩省之禮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

晉侯夷吾卒

九月

晉惠公卒九月即前年九月經在此年冬文公定位而後告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約也下期周年也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言名書所臣之策委身事之不可貳心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必無後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勝負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衰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晉臣臼季時狐毛賈佗亦從狄人伐廧咎如廧音墻咎音羔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儵音紬盾音遯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與以土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妻以宗女姜氏]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足恃]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去殺之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寵安居實敗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句）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榦）僖負羈之妻（僖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外交故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狐姬之子）

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

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

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音皐箭器鞬音犍弓衣屬著也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盛水器沃澆水也懷嬴奉匜澆水公子以濕手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

一級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六月次章言佐天子故衰言如此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授璧意欲為誓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繮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令狐桑泉臼衰廬柳郇皆晉地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言其可任)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沐則低頭故心覆心覆則

所圖亦反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鯈叔劉請其進退之命文公妻趙衰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

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以罪反以為義）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將以誰怨）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欲詣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

善人旌表也綿上地名以為介推私田供其祭祀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二禮禮至兄弟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滅同姓而銘功於器

夏

四月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王也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故能為王所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陽樊周地右師圍温大叔在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以幣帛宥勸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

此譏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癸酉衛侯言不可俘囚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燬卒○宋蕩伯姬来逆婦伯姬魯女宋大夫蕩氏妻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其事未聞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奔楚故楚圍陳秋秦晉伐鄀鄀音若小國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

焉析楚邑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析俘昏而傳城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冬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晉侯問原守

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廩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十

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

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向莒地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作巂穀作嶲弗公穀作不○酅齊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人伐我北鄙齊侯爭盟侵伐故人之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

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往從)(齊侯)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罄國語作磬言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周大師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

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志中國之屈於夷狄也書乞師始此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居東門故以爲氏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隗○夔楚同姓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火正楚之遠祖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

曰我先王熊摯有疾（熊摯即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子西鬭宜申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

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弁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廢秋八

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秋入杞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子稱人貶其合諸侯圍宋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以矢穿其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國老卿大夫致仕者賀其所舉得人蔿賈尚幼

後至不賀蔿賈孫叔敖之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言過此必不能入前敵矣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固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佐原軫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曹共公始服楚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

軍[閔元年獻公作二軍]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今虞書益稷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為文公御]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詐以求多契券要約皆分明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共同恭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公與楚有好故往會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

伐衛 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上尊上之也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 斂盂衛地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內殺大夫皆書刺 公子買戍

楚人救衛

衛 魯欲與楚故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

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晩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

圍曹句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揚言舍墓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兇恐懼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無德居位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不以病故自安）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直跳曲踊横跳也百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告楚釋宋）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借齊秦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宋賂而怒楚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軍志兵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鬪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蒍賈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若敖子玉之祖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

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氣壯而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

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小子憖秦穆公子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喻晉軍美盛若田草每每可以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故伏罪腦所

以柔物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

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

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明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駕具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以益攻戰之具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莘北即城濮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

令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使衆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唯中軍完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踐土皆鄭地襄王自往勞晉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

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駟介四馬被甲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傅相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 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助以東帛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也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大輅金輅服鷩冕戎輅戎車服韋弁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彤赤色玈音盧黑色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秬鬯一卣 秬黑黍鬯香酒卣器名 虎賁三百人 虎賁王衛士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從來三去凡三見王）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用鹿子皮瓊美玉次之以飾弁及纓）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王之子子西子玉之族榮黃榮季使以弁纓禱于河神）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

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王而死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答言二臣止子玉死令就君戮及連穀而死連穀楚地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毒害也蔿吕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叔武成公弟元咺衛大夫奉使攝君之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叔武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也經書癸丑月十八日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隊隕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陳侯如會楚敗陳懼而屬晉不及盟故日如會公朝于王所非京師故曰王所書朝王始此六月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衛侯殺弟故名之元咺訟君亦著其罪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即叔武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宛地名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恊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恊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恃其勞）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公子歂犬華仲前驅（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以尸枕股）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二事

不脩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茷音伐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徵會討貳徵名諸侯為會殺舟之僑以徇于國討棄軍之罪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杞伯姬来来寧成風**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晉侯下穀無齊侯○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秦會諸侯始此冬會于温討不服也討衛許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狩穀作守下于穀作於○河陽晉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無月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狩巡守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氏謂欲明晉功德趙匡曰謂此爲德過矣趙汸曰左氏所記乃流俗傳聞之辭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助臣執君故稱人以貶自晉者譏晉有力也

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大士治獄官臣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武子士榮質正之 衛侯不勝 三子辭屈 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別為囚室也 甯子職納橐饘焉 職主也橐衣囊饘鬻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瑕衛公子適也

諸侯遂

圍許丁丑諸侯圍許會溫諸侯也許再會不至故伐之丁丑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小臣侯獳姓名納賂於晉掌筮之官使曰以曹為解使以滅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

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

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不稱朝

公在會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昌衍地名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

自圍許 ○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

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翟泉周地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蔡人無名微者卿不書罷之也王子虎下盟列國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故諱公而人諸侯王子虎不名同貶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秋大雨雹為灾也周之秋今之五六七月

冬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以未見

公故復来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
問之
而信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

鄭歸于衛瑕元咺所假立故以殺大夫之辭言之而書及晉侯使
醫衍酖衛侯衍醫名甯俞貨醫使
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
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
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
儀子適即瑕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
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
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晉人秦人圍
秦晉結釁始此書入貶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
鄭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氾南函陵氾南鄭地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音墜縣城而下也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為邊邑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猶削也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請擊秦也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

求成于晋晋人許之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冬王使周公閱来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歜音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嘉穀以象文形鹽以象武吾何以堪之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晋如京師報宰周公此魯聘周聘晋之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晋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分其地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地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暱其恭順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公子遂如晉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不從不吉也魯郊僭也四卜三望皆非禮故譏之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既卜牲日復卜郊之可否故曰怠慢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七月○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晉罷三行更為上下新軍清原晉地名趙衰為卿為新軍帥

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為其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辟狄難也帝丘帝顓頊之虛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三十二年春楚

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曲沃有舊宮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師過軼我句擊之必大捷焉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也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遠主謂鄭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秦師既知其事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秦兵勞而無得必生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合手日拱言汝但中壽則墓木已拱)(謂其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晉地)殽有二陵焉(大阜日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桀之祖)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以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王城北門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

名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弦姓高名遺人之物以輕先重故先以四韋而致十二牛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步猶行也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積音恣芻米菜薪也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也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束矢載弓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牽謂牛羊豕為吾

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間音閑使自取麋鹿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来曰郊勞送去曰贈賄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秦下公無師字○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言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起姜戎之兵子墨衰絰晉文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襄公嫡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力力戰暫暫言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音隳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

謝因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替廢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齊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摟公伐邾取子遂帥師伐邾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

十二年邾人不設備

秋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子爵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也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冀晉邑冀缺即郤缺耨鉏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相桓公濟伯業）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晉大夫絕後故取其縣賞之）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十月公如齊（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十有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夌薨于小寢卽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霣○書時失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車覆池中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鄭之外僕髡髮而名屯者殺瑕以獻 文夫人 鄭文公夫人

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鄶城故鄶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 泜音雉水名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 大孫伯即成大心 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 楚退欲使晉渡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春秋卷第六